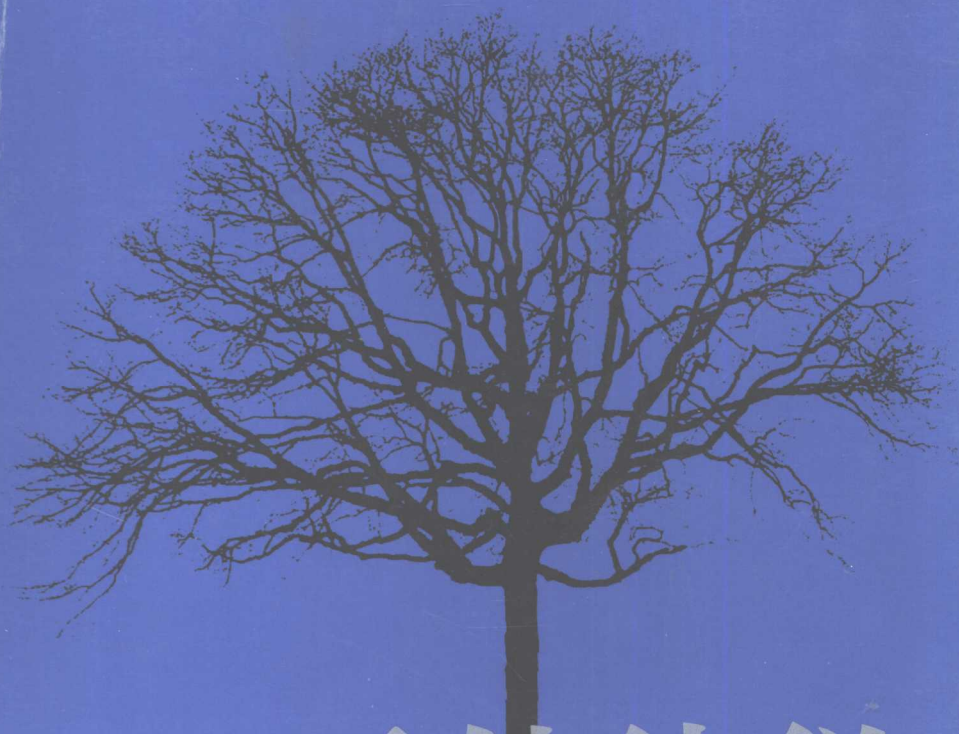




Golden Treasury
OF CONTEMPORARY
Chinese Literature

当代文学名著宝库

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选编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无处徜徉

编者的话

鉴于纯文学创作日渐呈显回升状态，也鉴于此套书的已出两批颇受读者的欢迎，我们与出版者共同商定，从1994年起，“20世纪末文学作品精选丛书”改为每年度编选一次，每次分中篇小说（2本）、短篇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共编5卷。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《无处徜徉》，便是1994年选本中的散文卷。

散文创作在1994年仍以其多样化的姿态持续演进着，但切入人生更具文化内涵，述描感觉更见哲理意蕴，从而使散文的文化品味愈加增强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余秋雨的远古寻幽文化含量异常丰厚，李辉的近史探赜也颇耐人寻味，而张承志的记游漫兴、王蒙的怀人琐忆竟也写得钩深致远，发人深省，实在使散文文体在以“轻”负“重”上变得无所不得。散文创作展现出如此深广的前景，着实令人欣喜。

本卷散文，分三辑编排。第一辑以文化性杂感、随笔为主；第二辑为日常生活的记叙、抒情性散文；第三辑为杂体散文，包括游记、自传和文化笔记等多类作品。不能说这个选本对1994年的散文佳作尽收斛中，但说它有点有雨地反映了散文创作在1994年的发展与特点，大致都是实情。

愿这一编法和这一选本不负1994年的散文创作，也不负广大读者的阅读期望。

编选者

1995年4月20日

目 录

第一辑

南国问（外一篇）	张承志（2）
日本留言	张承志（12）
提醒幸福	毕淑敏（22）
无处徜徉	陆幸生（27）
蔓丝藕实——之二	雷 达（31）
新秋漫笔	周汝昌（43）
译文的尴尬	伍立杨（47）
读书与面壁	何志云（51）
性而上的迷失	韩少功（58）
世 界	韩少功（72）
历史与女人	匡文立（91）
中国文人与佛与道	匡文立（99）
女人与小说	徐国静（111）
说女人花钱	裘山山（117）
文明的坐标	方 非（122）
——关于名著	
颜色的名字	李敬泽（129）

南风北渐	郑荣来 (137)
人类的动物园	毕飞宇 (140)
缺少了什么，这个世界？	韩春旭 (153)
——与苏格拉底和自己的对话	
无需援助的思想	王英琦 (172)
——兼致张承志《无援的思想》	
老调子还没有唱完	扎西多 (185)
——从武则天剧本风波说开去	
时间隧道或《被肢解的祭典》	楼肇明 (195)
名人三说	方 方 (201)
文边闲话	方 方 (207)
无答之问或无果之行	史铁生 (214)

第二辑

天体	萧 乾 (224)
幻听（外一篇）	村 希 (229)
内疚	村 希 (235)
三不叹	韩石山 (240)
打核桃	鲁景超 (249)

渴望迷路	韩小蕙 (255)
回归父母怀抱	韩小蕙 (263)
男生宿舍	王小帽 (268)
走向父亲	曲 静 (276)
毛泽东之死	朱 鸿 (281)
黄土的儿子	王安忆 (287)
平凹，咱们聊聊	田珍颖 (293)
真实的日子	池 莉 (301)
生命的质量	毛 毛 (308)
男人也温柔	阿 鸣 (311)
失约的家宴	吴泰昌 (316)
孤独的摇滚人	沙 林 (319)
车过萨尔图	张 斌 (327)
红狐	贾平凹 (336)
我的老师	贾平凹 (342)
挺住意味着一切	陈 染 (344)
人生反刍四则	江 水 (349)
都市另一种生态	叶延滨 (358)
蓝色的毋忘我花	竹 林 (369)

我的“领导”我的妻	张春林 (376)
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	杨 姿 (383)

第三辑

南昌纪乐	王朝闻 (390)
霜降日志	周 涛 (398)
藏乡纪实	宁世群 (408)
洪洞会馆	张中行 (434)
老北京的小胡同	萧 乾 (438)
我爱北京的小胡同	季羨林 (441)
在小绒线胡同	王 蒙 (444)
柳荫街	杨 沫 (446)
母亲的胡同	李 纳 (449)
告别未英胡同	白 桦 (452)
热闹闹，静悄悄	蓝 翎 (455)

——宝钞胡同琐记

东西南北 横平竖直	蒋子龙 (458)
“拆”	陈建功 (461)
四合院的精神	叶兆言 (463)
烦胡同	王 朔 (465)

胡同的岁月	周 明 (467)
北京胡同回忆	李 淮 (472)
看日出的缘份 (外三篇)	邵燕祥 (475)
我的故乡和童年	莫 言 (483)
深水岁月的追忆	林 白 (493)
童年的原野	陈志红 (523)
我当了一次厨师的艺术体验	张一弓 (540)
陌生的岛 陌生的家	王作人 (553)
悼组缙	季羨林 (563)
荀宅花树	徐城北 (569)
独特的风景	高 风 (572)
秦皇陵漫兴	何西来 (579)
遥远的绝响	余秋雨 (586)
—— 山居笔记之十一	
往事已然苍老	李 辉 (611)
—— “沧桑看云” 之五	
不成样子的怀念	王 蒙 (629)
文革前期本人的趣事、憾事和两者以外的琐事	
.....	于光远 (638)

第一輯

南国问（外一篇）

- 张承志

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古怪的时代。

豪富和赤贫，富足和饿死，脑满肠肥和瘦骨嶙峋，艾滋病和饥馑，摩天楼和贫民窟——总之，一切对立和差别，正义和背义，都将在这个隆隆来临的时代并立共存。

时代鞭挞着催人抉择。所以开始心向南转，盼望去看大江大海，看近代的英烈故里。不仅如此，总觉得山雨欲来，已经十分紧急，我该去看看南国，近代的人材及革命的故乡。

事由心成，情至时来。晚春得知，我今年一次便能瞻仰南方的两块土地，湖南和海南，心里高兴极了。

有眼不识大海。从港汊水道中辨认出海，我用了好一阵时间。直到海夹着一条笔直又狭长的陆地，后来我想那就是岬——波光粼粼地凸起着开阔起来以后，我才明白，此刻已在南海，我已经置身于大名鼎鼎的雷州海峡之上，已经是身置有生以来最南的地点，而且还在继续向南。我拼命地把脸挤紧舷窗，竭尽

全力地盯着在视野里凸起的、满盈着闪烁光点的海面。突然，迎面突兀地浮起一道陆地的边棱，气势雄大，一字排开。心像是一亮，就这样我看见了海南。一座大陆般的巨岛——我不知所措了，它沉默着，逼近而来。

在飞机上读完了一篇关于海南岛的文章，说海南岛是女性文化云云，心中不以为然。可是我的关于海南岛的知识，又和一个幼儿园小班儿童无异。贪婪地看完了飞机上的旅游电视片，我也知道了五公祠万泉河等诸多胜地以及黄道婆的功绩。然而我不是来温习这些，我盼望的，是在神秘的楚粤故地，试试求得一些激励和补充。北方旱渴不毛，很久以前我就留心到，烈士美文，多出南国。

海南的边棱疾疾地迎来了，我突然想到：这是我第一次走向一个中国的岛，而且是如此一座大陆般的巨岛。

迟至今日我才看到南海。长久以来，海洋是奴役、掠夺和鸦片的帮凶。有一个词，海洋时代，其实就是殖民主义的粉饰形。于是常常忘记，中国人也领有如此大海。

琼州海峡平滑碧绿。南海中的巨岛正伸开襟岸。我禁不住心里的一丝感动。以前经过津轻海峡眺望过日本的北海道岛，从温哥华眺望过应该说是英国殖民者的维多利亚岛。但那时只有地理的感觉。有生以来，这是我第一次凝视着一个与我有关的岛屿，中国的岛屿。忆起我瞬间般的海军履历，不禁一阵感慨。那时连做梦都想着大西北，最终也没有能到达南海。如今世事两异，旅途艰难，我却上学补课般地来了。

真是功课。其实我没有奢图发现什么，如此的日程和形式，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发现。只是中国人都应该知道大海，也应该

知道南中国的底蕴。我只是完成修身的功课，只想亲身到达一些地点。如同回民的朝觐：一切其实是已知的，只是一定要怀着虔敬，让身体经过沐浴，让双脚沾上泥土，让心灵完成体验。

二

转眼间，那条岸线的边棱已在背后。巨岛在缓缓远去，观光客般的日程结束了。当然，如此离开海南的我，缄口不敢浪言。

使劲地从舷窗向后扭着脖子望去，那条沉默的岛岸使人惆怅。海还是如那天一样碧绿，一望无际的、和平的涟漪。

不过，我还是多少捉住了几根蛛丝马迹。

路过通什，浏览海南民族博物馆的时候，非常偶然地看到了一通古代伊斯兰教徒的石刻墓碑。说明牌上注明着：唐代。

我大吃一惊。在三亚羊栏村草草问时，回民的历史记忆是清初。赶快找到馆内的考古人员打听，结果就了解了古代在崖州榆林港和陵水一线发生的事情。

在远离海岸的山城通什，夜里心想着无数的港名。陵水望楼港、陵水桐栖港、陵水碧潭港、陵水番坊港；还有崖州榆林港，它“西南与安南的陀林湾对望，为印度洋所必由之路”。

就是说，当时几乎在整个岛的南缘登陆。尤其是榆林和陵水，真遗憾与它失之交臂。它们才是古代海南的入口，它们才使一切合理。果然如此，人们谈论着海口和三亚的五星酒店，却没有留神榆林和陵水的历史意义。中国人，即使昔日从海上被打入半殖民地的地狱，即使追求金钱到了海边，也不会关心航海。

唐宋是古代东西方沟通的全盛时代。所谓东，即中国依靠的，是广州和泉州两大港以及丝绸之路；所谓西，即阿拉伯和波斯，依靠的是随伊斯兰教兴起而文明的船队和驼队。古代的东西方以此为轴而运动。因此恰恰在广州和泉州，分别有一座全国仅此两座的、建筑于唐宋的清真寺。

但是在泉州，与泉州清净寺互成呼应的，有巨大的泉州古代伊斯兰墓地遗址，和举世闻名的泉州伊斯兰宗教石刻。而在广州，大名鼎鼎的光塔寺却没有陪伴。流逝的历史，密集的人口，放弃的信仰，使得应该在广州发现的墓地和石刻群湮没了。

然而海南岛南岸有力地补充了它，整个南岸布满了伊斯兰石刻和墓群。海南南岸使广州的意义更清晰。也使海南岛的本来面目突然显露。在陵水和榆林的古港附近，梅山、福湾、干教坡、番岭坡，处处静卧着古代从阿拉伯和波斯航海而来的穆斯林的墓群。

百姓烧石灰，发现了地上的石碑。都是抗腐蚀的珊瑚岩，上面刻着即使在阿拉伯也失传了的古体书法。不知烧了多少年，但是今天番岭坡和梅山上，残存的石刻仍数百上千。

这是一件注解古代东西交通和海南岛开发的大事。

保护这一群石刻，首先要了解使泉州自豪的那一群石刻。我不知为什么激动，只因为通什博物馆的朋友缺少泉州资料，我就说由我负责，从北京为他们寄来《泉州宗教石刻》。（中国历史博物馆已经答应，为通什民族博物馆寄去此书复印件。）

但是，没有对今人的尊重，是不可能对历史的尊重的。在被钞票撑得很狂的海客政客的口气之中，已经能嗅到对羊栏和番岭坡的后裔、以及对黎民百姓的蔑众臭味。海南人，被物欲大潮裹挟着不问明日的海南人，他们愿意成为遥远的唐宋先民

的继承吗？

踏上海南岛的土地时听说，海南的面积是台湾的五分之四。我觉得兴奋。这么大！那么它就可能平衡台湾岛。十三个世纪以前，我的那些祖先在陵水港或者榆林港上陆时，面对这大陆一般的巨岛，他们也有过这样的喜悦和兴奋么。

所以沿着海岸，他们的踪迹布满了整个海南岛的南缘。不用说那时海南岛的荒凉。在前途的决心未定，广州港还太遥远的时候，他们沿着东西海岸，顺着北上的河谷，进入了蛮荒的巨岛纵深。于是就有了处处生计，点点血脉。

孤单者放弃了，融入了本地人。成群者坚持着，今天被叫做回族。我隐藏着一种震惊。我没有去过泉州，与唐元古代的蕃人来华之源有关的地点，对于我，这里是第一处。我不愿矫情，我们还没有关系的形式。若有缘分我会再去陵水一线，那时我会了解得水落石出。世上正是烈日炎炎的季节，此行我不做深问。

他们可能有过的痛苦，他们可能受过的侮辱，只有从他们今日仍举步维艰的境遇中，只有从他们孤傲不群的血性中，才能辨出一些痕迹。

三

一个痕迹是海瑞，没想到他的故里就在海南。以前，读争论他的族属的论文、特别是读回族学人强调他应划为回族的文字时，我总不以为然。我不喜欢拉扯伟人人自家门坎的风气。

但是，漫不经心地，在陈列得极富政治味的海瑞墓浏览时，偶尔从玻璃柜里读到了他祖父的姓名——史志记载着：“海答儿”，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阿拉伯语名字。

这是一个有趣的例证，也是一个悲哀的例证。那么没有疑问，他的血统源于回民和伊斯兰教。但是同样没有疑问，他的选择归于政治和中国伦理。在他的埋葬细处没有穆斯林丧俗，他的述志遗墨中，不见异族的影子。

但他抗拒不了血液里的刚烈。他的极其罕见的激烈血性，不是孔孟之道的文化可能孵化出来的。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，虽然他的气质在中国的政治中几乎绝无仅有，但是他失却的中国底层的母族，却经常以这种气质为特征。

他的行为使中国震动，但是人们并不仿效他。其实他一生都与中国政客的形式为敌，但是他的墓上却恰恰涂满了他们的骚墨。我简直不知所措，在他的墓前，我不知我是否该为他接个都瓦尔。

如果他坚持了信仰，那么今天海南岛上不会有这座墓，而会有一座拱北（圣徒墓）。不会如此门庭若市熙熙攘攘，但瞻仰的上坟人会为他换水沐浴。可是回族的宿命就是向中华大地输出最优秀的儿子：我无法解答——他的灵魂，究竟是应该感到欣慰呢，还是应该感到愤怒？对于逝者，究竟是给他清洁的仪礼更好呢，还是给他壮大的伸张更好？

不知道。谁也无法衡量宗教和国家两种选择，也不能评价宗教和国家两种形式的悼念。一切都是对等的：他得到了公园，但失去了拱北。他获得了天下的承认，但失去了母族的悼念。一切都源于选择，一切都是宿命。就让他在自己的选择里获得安宁吧，做中华的儿子，为中国输入烈性的血，永远是值得的一件事。

四

不过一日之隔，海南岛又远不可即，眼前是缓缓流淌的汨罗江。

南方的江和水使人留恋惊讶。这么大的河流，这么宽的对岸，这么丰沛的水量，在灼人眼目的黄土高原难以想象。

我至今不敢相信，我到达了屈子的汨罗。

蜿蜒在辉煌的楚国旧地的汨罗，流向湘资沅澧和八百里洞庭的汨罗，被起伏的绿色丘陵裹挟的汨罗，挟带着呛人的蒿草苦味，笼罩着南国五月潮湿的苦热，接待了我这北方的儿子。

今天我如一个小学生，我满怀崇敬之情到了圣地。我心怀忐忑，生怕没有受业的能力，尤其怕不懂方言。

在海南，我感到，我无法把海瑞墓当成我概念中的墓。而在汨罗，我却像是在——用大西北的术语来说，我像是在“探访拱北”。

到了湘江，到了汨罗，目的就消失了。在汨罗楚塘的大堤上步行，在湘江资水的合流处乘船，我心中空白一片。

二十年前在湖北的江陵，也就是他的郢都，我看见过楚国的华美文物。精致得不可思议的器物，比如说黑红的漆器和镶嵌的短剑，使人对楚地的文化可能一阵阵想入非非。

其实屈原不仅年轻，而且是楚之贵族，他藉楚俗而放歌，把一系列招魂典礼、国事民风都书刻入简。即使生逢战国，在流放中也有车骑女嬃，巫祝随童。他的自疏远流，也许并不是那么苦。也许他只有内心的极度苦楚。

诸说之中，我取屈原未到湘西溆浦说。他应该一直没有去楚国都城太远。他不过流放于中央之外，常哀哀回顾，望郢都

日远。他大体顺长江沿岸，沿洞庭湖滨，步步踌躇，且驻且行。

但是流放令追来，他此次必须“涉江”了，远流西楚溁浦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在抵达汨罗前后，我想屈原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。郢都已不可归，王宠已不可求。救过渔父女嬃，再无相知，江流草野之外，只有诗歌。逆旅成就，神明襄助，中国文章的极品出现了。

五

站在汨罗江的长堤上，口如噤，人踌躇，只是茫然地望着滔滔的汨罗江。千里迢迢，神牵魂系地来了，但脚踩上了这块土地以后，我不知所措。

那时年轻太偏信物证，而今却只有体味文章。

汉语在此刻向我传达着奇异的感觉。不管怎样，南方的一切方言都用中文表述，无论古今。这是一个给我勇气的事实。藉着屈子的华章，我总是寻找和南方在深处交流的可能。

然而太难了，屈子楚辞是怎样一种文字呢？

它是使人销魂的、神秘的美文华章，但也是难以尽解的、方言古语并用的失传文字。在汨罗边的楚塘，我努力字字体会，望着流逝不已的江水，我总觉得该有一种使楚辞新生的转写法。

楚辞太古僻，这使得它渐渐沦为了遗老的考据和智力的竞技。一代代咬文嚼字之中，被忽视的正是屈原殉道的美丽精神。楚辞太美而和寡，它和楚地苗汉、和中国底层的民众之间，愈来愈远了。

避开口语的俗丑，复活文语的典雅；替换费解的异字，保留洗练的韵奏——然而一切，都应该是为着呼唤他的英魂，都是为了不至于在秦亡楚、汉亡秦、新亡旧的无情沧桑之中，淘

汰了他求索得颜色憔悴、形容枯槁，于举世浑浊之中抱石怀沙，投身汨罗殉了生命——才为我们换来的精神。

根据楚王的严令，屈原必须向南向西。他当时应该在这里“运舟而下浮，上洞庭而下沅江”。

但是，涉过长江，走向洞庭，到了这里，到了汨罗的一股清流之畔时，他心力枯竭，再无自信。想象着继续流放湘西的现实，那将只能“哀吾生之无乐兮，幽独处乎山中”。他不愿走下去了。他感伤地叹道：“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，固将愁苦而终穷。”

于是他举意：“知死不可让兮，愿勿爱兮”——今天这个“兮”字也许是阅读的障碍。“爱”字之后是否有什么呢，愿勿爱命呢还是愿勿爱生？都不能也不该强究了。

他继续写道“明以告君子，吾将以为类”，绝命辞《怀沙》著成了。后日司马迁知音，特意在《史记》里抄录了《怀沙》。据这篇述怀，屈原是在“陶陶孟夏”到达了汨罗一带，接着，在著名的五月初五怀沙沉江。

无论是授受遗墨简帛，或是告别一行徒党，沉江应该是一个仪式，应该有过巫祝的颂祷。他的楚国应该给过他最后的典礼，一如他描写过的招魂国殇。但是中国总是把圣的仪礼消溶成俗的闹剧：不知始自何时，感人的端午变成了体育。

清晨在渡口上等船时，绿草在此岸拂摇，人影在对岸晃动，汨罗江一片悄寂无声。

六

短短地彷徨着，从琼州海峡到天涯海角，从汨罗到湘江。在